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聖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黃帝禀生之賚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爽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盧曰此明忘形養神從女然以發其智始其養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合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齊心原形不執攻事其未篇也則贊孔墨以滯人爲此其大言。攻和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繼之以黃帝豈謂是歟。莊曰即無物之自虛者隨處皆適執有物之爲實者觸途生礙然則有而爲之其易耶必將泯是非利害之心去智巧果敢之烈情慮不萌俾物無得而傷吾宗不出俾人無得而先崇自賢之行持常勝之道于以襲諸人

○間則人道之患庶幾其息矣華胥之國姑射之山夫豈遠哉此一篇之旨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喜耻而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祗足以焦形也

盧曰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雖豐厚者則爲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傷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爲生主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

溺然後漸次而進之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

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秪足以亂神也

盧曰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心若

己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

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

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盧曰淫者失於其道也含生之物咸知養已自私以爲生不知所生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爲能亦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已自私以爲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爲君子善之以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内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范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

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則無憂涉事則有患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亦烏至而愁然耶內而養一己則養正命娛耳目供口鼻其患既如此外而治萬物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其患又如此是豈胥易技係勞形怵心固若是其多憂耶方以百姓心爲心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三月不親政事

○盡日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嗜慾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守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黄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非累

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使令之衆也徹鐘懸則耳不恭聲減廚膳則口不恭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爲事神遇爲夢晝之所爲必形於夢則塊交之寐未必虛也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開之覺未必實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於一致等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宮者以夢而遊執尹

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穫鄭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真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沱日華則數而離根胥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日弇州正北日台州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膚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為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焉往而不暇哉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踈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痟癢實由矜懼義

例詳於下章痟癢酸痟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盧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爲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慾者爲養生適爲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

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則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并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疎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

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而形有所
遺乘空寢虛不硋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
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
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

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
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樸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爲而有
夭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
無所甚疎也孰爲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

之而喜也故不背所異不向所同孰為而
有利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
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
剌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破乘
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曉聽不用耳而聞
和判心無物美惡不能汩也潛行不窒山
谷不能躓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
之所為乎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

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

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

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政和勞形怵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

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
信而無爲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
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假當爲遐）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輟
盧曰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
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
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
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
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
名應於上上下相蒙積虛以爲理欲求純

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眞
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
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
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恩之不知其極也
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
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
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
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求之
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

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達乎是則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爲事嘗原

莊周之書言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而繼以問道廣成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則黃帝其人所謂攖人心者是直寓言耳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旣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偎不愛

偎者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偎

仙聖爲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恐愿愨爲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起虔之也）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

○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盧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爲養吐納真氣以爲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恩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真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體神之

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爲而陰陽和靜群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月時年穀豐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萬物在

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足以攖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尊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偎不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爲之制不畏不恐則非作惡以疎也而愿慤實爲之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咸自裕於己無所取也不聚斂而己無不足道足以役陰陽則陰陽常調而無謬戾之災道足

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字育常時未嘗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札傷得以巢其生人無夭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礙神之契乎眞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鑒無礙則乘風而行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爲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之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者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

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懟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違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覩吾之行者也

言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胷懷內外如一不猶

○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西明矣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謨也○

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

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忘其所念絶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

盧曰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横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僞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則心无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庚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顏而笑則心冥於莫逆

之際也七年之後繼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无念縱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並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橫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出於不念矣橫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

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
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无數故也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
心故云无不同耳

盧曰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
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无待
於外則視聽不資眼目臭味不賴鼻口故

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爲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辯也

虚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眄五年而不敢故至於解顔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

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盧曰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政和致道消忘心況於懟憾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微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范曰六徹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攘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然如一曾无所關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槁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道矣

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幹殼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烏能知其辯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邪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

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眞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愼而
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

涉難危哉
盧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
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
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
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姬魚語汝魚當作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
　相觀則无殊絶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盧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
　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惑之甚也會忘

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
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尋形釐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虛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其合道者
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
何得不為正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
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
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乗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无
終始之迹者乎
盧曰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
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

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盧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无閡然後通濟群生焉造音糙字

盧曰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者也

○盧曰實道則性全去情則无郤无朕无迹○

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沖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爲之餘唯純氣之守專而无所於雜和而无所於暴致虛極矣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與耶何則貌像聲色无物不同則物與物固无以相遠夫奚足以造乎先以其夠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乎无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无有過也藏乎无端之紀无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爲若然者塗郤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茲所以潛行不窒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

此借象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忤物而不慴

向秀曰遇而不恐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者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盧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為酒所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

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王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不與物為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為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至人於此處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含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入焉此所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慴至人行乎萬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

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茫日操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之卑奚物而謂之人奚物而謂之墜奚物而謂之傷一旦開天而人與接爲構則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識卑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識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詎能無傷乎彼醉者之全於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卑墜不知有地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忤物而不慴而暗寄其全於酒者猶且然爾

況性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管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匪直骨節之傷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則向之所謂守全而無郤者是也雖然謂之天者以其對人一性無性況有天乎謂其藏者以其對開一天無天況有藏乎審造於是固有言之所不能論者

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窮鏑）措杯水其肘上

手停審固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沓

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

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

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盧曰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沓

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志審神定形不動

以致於此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内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盧曰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盧曰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生也曾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善於射者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乃不射之射也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

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
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
矣豈唯射乎
盧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
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
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
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

二十二

其審發之鏑矢復沓方矢發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人者上闚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曰引之盈貫則持滿之至也措杯水其

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鏑矢復沓則前矢方發而複沓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而巳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巳至矣乃能不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爲不射之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恂目之志耶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五

黃帝　　　　　　　　　　　　聖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鄙）晉國黜之（肥薄也）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

盧曰偏視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辱也士因其訣以爲榮辱故遊其門者比

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
廻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垌郊野之外也〉
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叟當作史〉中夜禾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並去〉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
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
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書奴兩既而狎侮欺詒攩㧝挨抌攩音晃㧝音扶閉挨骨烏待抌音排感切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

笑

盧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攩者觸撥之也㧝者拗捩之也挨者恥辱之也抌者蓮垢之也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

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

盧曰以愚儜之衆故偽爭應命耳

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潜行水底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欺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焉入水取珠若陸焉入火往來無所傷焉于華門人咸以為神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慍者必以我等聾盲之輩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

者貪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精慮外矜觀聽追卒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査日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況泯然與道合實神以會眞智

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政和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
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
忤物而不慴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
偽投之此以誠應之烏往而不可故商丘
開乘高臺自投其下肌骨無虧泳河曲之
隅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
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
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
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

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爲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進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僞物與不誠而精麤其相去也如此若過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范曰挾名勢以矜人者無往而能服體誠

信以接物者無入而不自得商丘開可謂能體誠信矣故開范氏之譽則信以為實受衆人之侮則不以為愠墜高臺之上而無礙泳河曲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迕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僞物由不能害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無足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

馴者雄雌在前尊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然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主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怒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怒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

故其殺之逆也

　所以害物而逆其心故也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

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
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盧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
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
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
行入獸不亂群者逆順同志而不逆故猛
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
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害則園
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

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鵰鶚禽之擾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内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無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又不淫

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蓮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況曰有血氣者不能無喜怒故禽獸異類而喜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善養虎者不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故禽獸異類視之猶儕也然則擬諸人間人道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謖所六切

謖起也向秀曰能鶩沒之人也鶩音木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盧曰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沒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

會彼不能達

政和操舟若神者道游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illegible]譆音

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所遇皆明暇也）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

互有所投曰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

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陵覆卻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鉤投物則不專於巧中更恐失鉤之拙也若以黃金爲投者不敢祈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知矜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譜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譜則或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救也輕水也則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無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

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摳蓋探鬮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金則惛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惛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虛已而無累刳心而無物塗郤守神物無自入焉烏往而不暇耶一有所矜詎能無內拙之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齊汩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盧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

水習則爲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

政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爲道則從水之道不爲私焉而已與齊俱入者沈以窮乎下與汩俱出者浮以撓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者也生於

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已其所以然莫知爲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丈夫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乃能蹈乎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不適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

吾處也若橜株駒

崔譔曰橜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丸也未審得之習經半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橜株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而有不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
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
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
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
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

而湯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同此道耶況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忘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橛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掇之也

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苑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造於凝神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

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

○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骨肉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

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
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有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
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
言也無言之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
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旣曰漚海鳥也出沒若漚夫機心存於胷
中則海上之漚徒舞而不下況於人乎涉
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為
無為雖為而未嘗為猶應不萌純白大備

入鳥不亂行孰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
智之所知則言有當從爲有成虧曾未免
夫累爲能深造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日大狩吠藉芿燔林
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
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
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
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
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閒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
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
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
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
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
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
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

○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己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

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彊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襮顯體中之絶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志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礙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

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遂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

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秉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

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盧曰言夫子能而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不獨善其身以群鳥獸焉

皇五 十六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為用而未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

物而能閡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燼莫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爲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衒備則夫子能之而不爲者眞是也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爲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爲大全焉

訖曰石則實而能破火則烈而善焚觸實不破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為石蹈火不熱者雖隨煙燼上下不知其為火坐進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將以刳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為焉夫子能之而能不為是殆得之以心者然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

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見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

妙而有感者也感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交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壹丘于未能絕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衆雌而無雄也苟居

然獨而藏於胷中是由無雄而卵也而以
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
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
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誫不止罪字或作萌
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

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爲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〇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〇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誫不止不誫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

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為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為一孰可為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宜以為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

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

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爲杜權是殆見吾

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

盧曰有權而不用爲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爲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政和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爲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爲弗活令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爲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

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眞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爲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范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嘗有未嘗無也雖靜而無爲氣自是而起焉所謂眞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此季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爲杜也遂以爲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

爲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

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

向秀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旋之潘（音藩）爲淵○

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二十二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盧曰心運於太沖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沖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沖莫眹眹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眹也且沖者陰陽之交太沖莫眹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沖而莫眹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

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鯢旋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諭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適也沃水以諭夫入爲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汧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别而爲九合而爲三其致一爾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沖

則一陰一陽如衡適平是以謂之衡氣數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冲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言爲頹靡

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絶思離念入於無爲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蕭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

范曰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
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
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
見之處直以為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
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

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冲莫眹則又名之
以不齊無得而相焉曾不知至人之心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
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文者物之
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

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之以太冲莫朕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
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
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為其妻爨向秀曰遺恥辱食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
事無親
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忿然而封戎向秀曰眞不散也戎或作哉字

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眞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爲宗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旣其文未旣其實故自以爲未始學而歸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爲

覩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以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哉一以是終則萬緒擾擾雖攖而寧而終莫之變也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五